

年大太
譜師虛

仰止唯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 是名真现实

太虚大师法语

雪窦资圣禅寺敬赠



印 順 書 TAIXUDASHI NIANPU

雪窦资圣禅寺敬赠

太虚大师年谱目次

重印太虚大师年谱序	1
太虚大师年谱序	3
编者附言	5
太虚大师年谱(名号·籍贯·年龄·眷属)	8
年谱	20

重印太虚大师年谱序

太虚大师，法名唯心，号昧庵，俗姓吕，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近代佛学泰斗。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应蒋先生之请，出任本寺方丈，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圆寂于上海玉佛寺。四月十四日由新任方丈大醒等恭奉大师舍利灵骨回山安供法堂。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雪窦山大师舍利塔工事初备，因时局动荡，大醒奉大师舍利入塔。文革中寺院灵塔被毁。

今逢国运昌隆，党的宗教政策英明，在当地政府和十方善信的大力支持下，雪窦寺得以恢复重建，现已初具规模。后学怡藏有幸于一九九五年到本寺担任方丈一职，因仰慕大师悲愿弘深，矢志佛法之精神，一九九九年用方丈升座所得香金及多年积蓄购置山林土地八十余亩，用于恢复大师之塔院，并兴建纪念堂和教学楼。二〇〇〇年五月四日请大师法嗣茗山老法师为纪念堂奠基，二〇〇一年闻香港菩提学会永惺长老珍藏竺摩法师转赠的太虚大师之舍利，我带领常住智理、明悟等师前往祈请。蒙能祥法师于中接洽，长老之慈悲，请得晶莹剔透舍利两粒。在返寺一夜之间，于周围长出四粒，令我激动万分，说明大师护佑道场，更坚定我建塔院之信念。余中筹集资金，于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动工，经三年有余，多方奔走，蒙台湾董春祺合家捐资兴建摩尼宝殿，广州罗增

伟先生捐资建钟鼓二楼,北京万金芳女士捐建天王殿,香港雷沈光华及众姓人等捐助佛像,合山僧俗员工及社会各界共同发心成就此项目。并在纪念堂落成舍利塔将建时,市旅游集团维修隐潭水库发现大师之墓碑,更让人匪夷所思此中因缘,深埋水中之物历经数十年之久 恰此时又见天日,使我泪流满面,悲喜交加。墓碑虽被人破坏,然乃历史之鉴证,决定将此墓碑镌与塔内,并将舍利一分为二,一份奉供入塔,一份留于塔院供人瞻仰,以此告慰大师之灵,昭示后学。

2005年恰逢大师诞辰115周年,又逢本寺重建开放20周年,为纪念大师护教弘法之大愿,决定将印顺导师编著的《妙云集》中的太虚大师年谱再印5000册,广结善缘,惟愿与大众同沾法喜,共发大愿,建设人间佛教,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奉献自我的一份爱心。

佛历二五四九年(公元二〇〇五年)岁次乙酉年四月佛诞日雪窦山资圣禅寺住持怡藏,谨识。

太虚大师年谱序

吾亲教太虚大师，精识五明，殚心三藏。广长有舌，著作等身。如是我闻，契风幡之不动；应无所住，善内外而咸通。宁但辩才，已为破执。盖古之龙树、马鸣，今之道安、玄奘也！

大师弟子印顺法师等，既集遗文，复修年谱，摄四藏而都含，叙一生以略备。将付流通，嘱为序赞。自惟学殖荒疏，惧无所应；而以主持出版，辞复不能。乃谨述因缘，用志往迹。

溯昔逊清末叶，岁在庚戌，大师飞锡，杯渡南来。出岫无心，望白云而知止；流水常定，识双溪而归宗。由是皈依师座，誓志真乘。四十载追随，倍深瞻仰。度生愿切，护教心诚。操持澹而弥真，化导巧能并摄。功留抗战，访南洋则载誉归来；教阐人生，融中印而精思络绎。真可谓智不足称，叹莫能名者也！

及其沪滨示灭，面泽如生；海潮荼毗，心脏不坏。灿舍利之若晶星，珍炭灰其犹拱璧。乃得政府褒扬，用彰忠哲；信徒建塔，永纪师宗。

于戏！然法炬以烛昏衢，驾慈航而登彼岸；而今而后，其续其谁！悲哲人之长往，思大德以方来。惟愿众善缘成，创出人间净土；料应大慈赴会，还自睹史陀天！斯则吾佛之本怀既明，大师之志行亦畅已！

佛历二五一六年,第七十七庚寅,暮春之月,皈戒弟子陈静涛百拜敬题。

编者附言

予编太虚大师年谱成，而深惧无以知大师！盖编者出家也晚（民国十九年秋），礼谒大师也晚（廿三年春），亲聆其讲授也更晚（廿六年秋）；于大师早年学业，初无所知。出家来忝列师门，而以致力义学，于大师事业少参末议。且为学多求诸古籍，于大师思想亦多扞格：吾何足以知大师！然以编纂全书，稍积闻思；而年谱材料，亦云粗备。既师友之敦劝，亦自惟文献易失为惧，乃勉为纂组成编。错脱处虽不可免，然有能深知大师者，即其文其事以发其微言，探厥本怀，则创述或不为无益矣！

本编于大师学行，依年编次。以大师为近代佛教唯一大师，早年献身革命，中年弘教利群，晚年复翊赞抗建：体真用俗，关涉至多。故于叙次大师行踪之际，特著意于下列诸点：

一、大师为中国佛学之大成者，长于融贯统摄，不拘于台贤禅净，卓然成家。其宗本在妙有之唯心论，一再为楞严、起信等释难扶宗，足以见其宗本之所在。

一、大师自整理僧伽制度论，至晚年之菩萨学处，应机改建，虽有不同，而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之建僧工作，始终未能实现，徒招来无谓之毁誉，可见建僧之难！

一、大师为僧伽本位者，故与时人有僧俗之诤，显密之诤。为中国佛学本位者，故与时人有起信与唯识之诤，

融摄(以中国佛学融摄日本、暹锡、蒙藏之长)与移植(弃中国佛学而专弘其他)之诤,胥有关近代佛教思想。

一、大师主以佛法应导现代人心,而要自学佛者之摧乎僻化、神化、腐化著手。使佛法而可行于斯世,舍《人生佛教》莫由!惟其平常,乃见伟大!

一、大师主教理、教制、教产之革新,化私为公,去腐生新,宜其为传统之住持阶级所诽谤。其有关中国佛教会之参与及争衡,可以见四十年来中国佛教僧政之一斑。

一、大师真不碍俗,深见政教之关系,为佛教徒示其轨范。或讥其为“政僧”,而大师惟以不克当此为念。

一、大师之东游日本,弘法欧美,访问南洋,以及其弟子之留学日本、暹罗、锡兰、西藏,实为中国佛教之国际佛教运动主流。

一、大师之新佛教运动,发端而未能完成。内部动态之得失,亦予以指出。

年谱于大师之论事、论理,以及关乎当时诤论,编者间为论断。虽论断不必尽如人意,然重事实之原则不敢忘。是故:

一、不断章以取义:凡大师之论事、论理,择要引述,务于得当,不敢意为改易。

一、不依后以改前:如大师与圆暎之早年友谊,决不以晚年之扞格而故为歪曲。

一、不偏听以自蔽:如大师与黄健六有关佛教会之诤,与内学院有关中日佛教学会之诤,并两存双方之说。

本编行文之义例,亦有可言者:

一、本编或依据文献，或采访师友，并为一一叙明以征信。唯民国十九年后，有为编者所目见亲闻，则但直书其事而已。

一、引述作品，间有略称者，如太虚自传之作《自传》，太虚大师寰游记之作《寰游记》，访问团日记之作《访记》，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之作《略史》，潮音草舍诗存之作《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之作《诗存续集》，海潮音之作《海》，觉社丛书之作《觉书》等。

一、引述大师作品或讲记，但直书题名。其为他人作品，则附作者并加括号以别之，如（叶性礼《圆暎法师事略》）。

一、海潮音内容繁多，故为分别以便查。如（海五、五《时事》），即为海潮音五卷五期之时事栏。

一、民元以后，概用阳历。唯所引文证，尤于民国十五年前，多用农历，故于月日下，别以括号说明之。如民元一月一日下，有（“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凡文记参差，传说不实，回忆谬忘等，概为按语考正。其不能确定者，则两说以存疑。

太虚大师年谱

名号·籍贯·年龄·眷属

一 名 号

大师之名号,有俗名,有法名,有笔名,今就所知者条理而叙述之。

(一) 淦森

(1) 阿淦

(二) 沛林

大师乳名淦森,亲邻辄呼为阿淦;沛林为大师学名,均以五行缺金木水立名(自传一)。大师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旧历民国二十三年,大师于汉口正信会,值四十六初度。时有占卜为业而新近皈依者,询以诞生时刻,拟私为推算。大师告以丑时,卜者叹为难得。盖大师之生辰,为己丑年、丁丑月、己丑日、乙丑时(鍾益亭为编者说)。四丑之生辰,于五行缺金木水,故取名如是。

(三) 唯心

唯心,为大师出家之法名(自传二)。所依临济法派偈云:“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弘,唯传法印,证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纪祖宗”。唯心之唯,即第十

七字。

(四)太虚

大师以太虚行，乃出家之表字，取名于镇海县团桥镇之玉皇殿(自传二)。以今观之，确唯太虚二字，始足以表达大师广大深远之高致！宣统三年，大师度夏于普陀。印(光)老来访，阅其诗文而心许之，因和易哭庵掩字韵以相勉：

“太虚大无边，何物能相掩！白云偶尔栖，当处便黢暗。吹以浩荡风，毕竟了无点。庶可见近者，莫由骋驳贬。

“太虚无形段，何处能著染？红尘蓦地起，直下亡清湛。洒以滂沱雨，彻底尽收敛。方知从本来，原自无增减”。

大师进而和之：

“日月回互照，虚空映还掩，有时风浪浪，有时云黯黯。万象恣妍丑，当处绝尘埃。虽有春秋笔，亦难施褒贬。

“余霞散成绮，虚空忽暄染，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悠然出岫云，无心自舒卷。泰山未尝增，秋毫未尝减”(自传六)。

二老同以太虚(诸法本真)为本来清静，在尘不染，而印老主超脱泯寂，大师主融洽无碍。故印老必“吹以浩荡风”，“洒以滂沱雨”，方得本来无染；而大师则“万象恣妍丑，当处绝尘埃”。且日月回互，余霞成绮，弥显太虚之庄严。大师心境中之太虚，异乎印老之所见。

(2) 泰羲 (3) 太

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大师有《太戈尔哲学的简择》之作，署名泰羲，盖太虚之谐音。

海刊十四、十一，有补白小评——《万有文库》，但署一太字，即太虚之略称。上二，由太虚一名演化而来。

(五) 悲华

大师答王弘愿书，自认悲华为其笔名。署名悲华者，已集得十七篇，如《论陈独秀自杀论》等，大抵为批评之作。

悲华，乃悲悯中华之义；亦可释为慈悲引生之莲华行。宣统三年夏，戴霭天有《送悲华室主回浙》诗；民国六年秋，圆映有《赠悲华室主之扶桑》诗，知由《悲华室》得名。宣统三年初夏，汪莘伯有《积雨闷坐睹悲华诗有感韵答之》诗；民国三年冬，冰弦有《读普陀志寄怀悲华子》诗。悲华与悲华子早见于诗友之相称，固不始于（七年创刊）海刊也。

(4) 华子 (5) 非心 (6) 芬陀

昧盒诗录，附有《书镜月梦》，自称华子，殆悲华子之略称。

以非心为笔者，如《评大乘起信论考证》。署名芬陀者，有《任孤儿教育者应具性格之商榷》等。芬陀，梵语芬陀利之略，即白莲华。是故非心为悲之形离，芬陀乃华之音译。上三者，由悲华一名演化而来。

(六) 昧盒

昧盒诗录，编集于民五之夏。昧有深潜、浑朴、茫昧、

愚蒙意。大师以“昧”为别署者，以大师青年时代，“心情勇锐，目空一切”；“在禅慧融彻中，侠情奔涌，不可一世”（自传四）。然才华卓越与热情奔放，限于时会，无以推进革新佛教之弘愿。由于不遂初衷，诸凡顿挫，反引发疏放之俗习。大师憬然于此，乃欲求佛法之高深学养，庶能适应环境以改进乎佛教。从见理之深远言，态度之温和言，无不有需于昧。于是拈昧昧法门以自为陶冶，俾能与才能卓越、侠情奔放相协和，以实现觉世济群之素志。民三之掩关普陀，由是而法化普洽，即其明证。然大师特以昧为方便，深求其精神，则犹然为禅慧与侠情相激荡。复黄健六书云：

“吾自审舍身舍心，救僧救世，慧德无让古人，福缘乃逊时伦。每逢随俗浮沉，可括囊无咎无誉；才一发心拯拔，辄招致疑神疑鬼”。

大师勉于自昧，而终不能不求有所拯拔，即求有所以建僧弘法而觉世。此大师真精神之所在，亦伟大之所在，亦受毁谤之所在！余遂莘赞大师曰：“只为眉毛拖地，惹得一身肮脏”，是也。

(7) 昧昧 (8) 昧然

此犹是一昧字。以昧昧为笔者，如《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署名昧然者，如《论甘地》等。

(七) 交芦子

署名交芦子者，如《成大乘论》等，悉掩关普陀时作。交芦之名，取义于楞严经：“因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芦”。时大师有

《楞严摄论》之作，故撰文以交芦名焉。

(八)觉 (九)群

大师晚年创觉群周报于上海，时写短评，即分此二字为笔名。

(一〇)雪山老僧

《竹阴闲话》署此名，所以表示长老之身分者。有作《儒佛会勘》者，大师许其契机，书《阅儒佛会勘随笔》。惜对方为不懂事汉，竟起而上下其议论；乃不得不示现雪(窠)山老僧之风格，再为闲话一番，劝其吃茶养息去！

(一一)缙云老人

缙云山，为汉藏教理院所在地。抗战期中，大师多度夏于此，故晚年每自称缙云老人。以此署名者，如《议印度之佛教》。

(9)老人 (10)老朽 (11)朽太

大师晚年写示弟子之信札，辄署名老人，老朽，亦有作朽太(虚)者。然非以老自傲，实寓警策之意。衰老之自觉，面对欲革新而未能之佛教，内心之惆怅为何如！与月空书云：

“余经数医诊治，病仍无起色。老僧不管兴亡事，后事如何付后人！老朽字”。

大师念及学问与事业之继承无人，唯有不了了之。然悲心所至，又有不能以不了了之者，则唯自伤老朽，勉发后人之进趣耳！

(一二)白平

大师早年与党人相往还，外来信札每称大师曰白平

(樊老及芝峰为编者说)。今存大师遗物,有党章一,有白平字样(樊老交亦幻,亦幻交与编者)。

(一三)绿芜

(12)落皂

此为大师民国初年,于一般刊物投稿之笔名(吕荫南《太虚大师早年生活之片段》)。

(一四)密宗革兴会

大师托名密宗革兴会,发表《王师愈诤潮中之闲话》(大醒为编者说)。

(一五)宏空

民国八年,有署名北京僧宏空,发布《佛教危言》。反对政府恢复民四制定而一度搁置之管理寺庙条例卅一条;于谛闲特多抨击。或以此出大师作,宏空即太虚之隐语耳。时大师确在北京,而自传(十二)亦谓:“谓我为反对谛闲者”。北京僧宏空,可能为大师托名。然亦有以为不然,该文有:“吾老矣,无能为矣”之句,不类大师口吻。今未能决其是非,姑留以存疑。

综上所述,主名凡十五,依于流衍来者凡十二。其用为笔名而发表文字者,有唯心、太虚、太、泰羲、悲华、非心、芬陀、昧盒、昧然、昧昧、交芦子、觉、群、雪山老僧、缙云老人、绿芜、落皂、密宗革兴会之十八,或加宏空为十九。

二 籍 贯

大师为浙江崇德(石门)人。民国十六年,《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亦署:“籍浙江崇德”。大师之籍贯崇德,似无可异议。然今考之,则应是海宁,非崇德也。人物志忆

(九)云：

“余原籍属石门，而生长于海宁州之长安镇，故与海宁汪莘伯有小同乡之谊”。

考之自传(一)，大师生父为石门(今改崇德)人。十余岁，即孑然一身，来海宁长安镇，从张其仁学泥水工。经十余年，入赘于张氏，以期继承其工业。翌年卒。大师生母，从未去崇德。大师十四岁冬，一度回崇德祭扫先茔，但未能取得处理祖遗产之权，即遄返海宁。是可知大师生长于海宁张氏，故与海宁汪莘伯有小同乡之谊。然顺于中国之宗法风习，大师犹自称原籍崇德，原籍盖其祖籍，实则海宁人也。

三 年 龄

大师生于光绪十五年腊月，卒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依自传所说，世寿得五十九岁。如云：

“那时(受戒时)我才十六个年头，未满十五岁”(自传二)。

“廿岁那年的夏天，在七塔寺听讲。……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赴江苏僧教育会”(自传五)。

“二十二岁的春初，到了广州”(自传五)。

“民国初年，我二十四岁”(自传七)。

以民元为二十四岁推之，则宣统二年——二十二岁至广州；光绪三十四年——二十岁在七塔寺听讲经；光绪三十年——十六岁在天童寺受戒；生于光绪十五年。核之事实无不合，此为一般中国之计年法。

若据潮音草舍诗存及诗存续集，以《初度》论年，则大